HAL
open science

四土嘉绒语白湾话核心论元关系化

Shuya Zhang

▶ **To cite this version:**

Shuya Zhang. 四土嘉绒语白湾话核心论元关系化. 语言科学, In press, 22 (1). ⟨hal-03887735⟩

HAL Id: hal-03887735

https://cnrs.hal.science/hal-03887735

Submitted on 28 Jan 2023

HAL is a multi-disciplinary open access archive for the deposit and dissemin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documents, whether they are published or not. The documents may come from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 France or abroad, or from public or private research centers.

L'archive ouverte pluridisciplinaire **HAL**, est destinée au dépôt et à la diffusion de documents scientifiques de niveau recherche, publiés ou non, émanant des établissements d'enseignement et de recherche français ou étrangers, des laboratoires publics ou privés.

语言科学 2023 年 1 月
ISSN 1671－9484 CN 32－1687/G 第 22 卷 第 1 期(总 122 期)76－89

四土嘉绒语白湾话核心论元关系化*

章舒娅

东京外国语大学亚洲与非洲语言文化研究所 东京 1838534

提要 嘉绒语是一支分布在中国四川境内的藏缅语。这支语言拥有极其复杂的形态句法,这一点也反映在这些语言的关系句构造中。文章关注四土嘉绒语白湾话中的关系句。白湾话的关系句构造与名物化关系密切,可分为名物化非限定、部分限定、非名物化限定 3 种形式。中心语与关系句的相对位置灵活,可以前置、后置、内嵌或省略。文章发现这两个维度与被关系化的论元存在一定关联。就核心论元来说,及物动词宾语(P)的关系化最为复杂,而及物动词主语(A)的关系化限制最多,构造相对单一。

关键词 四土嘉绒语白湾话 关系化 名物化 中心语位置 核心论元 形态句法

中图分类号 H4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484(2023)01－0076－14

1 引言

根据 Sun(2000)、Jacques(2004),嘉绒语包括四土、茶堡、草登、日部 4 种不可互通的语言。[1] 其中,四土嘉绒语又称四土话或者东部嘉绒语,使用人口最多,分布地域广,内部方言或次方言复杂。本文所关注的白湾话是四土话的一个方言,主要分布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市下辖的白湾乡。

前贤的研究(孙天心 2006,Sun 和 Lin 2007,Jacques 2016,Prins 2016)已展示出嘉绒语关系句具有非常复杂的关系化结构系统并且方言间存在不小的差异,其中以东部嘉绒语和北部嘉绒语之间的差异尤为明显。土嘉绒语白湾话关系句的结构形式、中心语位置及动词核心论元的关系化,进而讨论这三者的相关性

[收稿日期] 2021 年 5 月 13 日 [定稿日期] 2022 年 3 月 17 日 doi:10.7509/j.linsci.202203.034855

* 本文受日本学术振兴会科研费(Grant-in-Aid for JSPS Research Fellow 21F20303)资助。文章写作过程中得到向柏霖(Guillaume Jacques)和曹茜蕾(Hilary Chappell)两位教授、赖云帆博士,以及《语言科学》匿名审稿专家提供的宝贵意见,一并感谢。文章一切错讹概由笔者负责。

本文采用的缩略形式基本依照但不限于莱比锡标注法(Leipzig Glossing Rules):1=第一人称,2=第二人称,3=第三人称,I=词干 I,II=词干 II,I'=词干 I',II'=词干 II',A=及物主语,AUTOBEN=autobenfactive 为己,CAUS=使动,CONJ=连词,DEF=定指,DEM=指示词,DIS=distal 远指,ERG=作格,FAC=factual 简单非过去时,GENR=generic person 无人称,IFR=inferential 间接示证,IPFV=非完整体,LOC=方位格,NEG=否定,NMLZ=nominalizer 名物化标记,P=及物宾语,PART=助词,PFV=完整体,PRO=proximal 近指,PL=复数,POSS=从属格,PR=prominence marker 凸显标记,PST=简单过去时,S = 不及物主语,SENS=sensory 观知式,SG=单数,SUP=supine 目的,TOP=话题标记,TRANSL=translocative 离己(关联位移),VOC=呼格,* =不符合语法规则,()=可省略。

〔1〕 本文所说的嘉绒语,属于核心嘉绒语(Core Rgyalrong)。它们与西部嘉绒语组语言(West Rgyalrongic)一起构成嘉绒语组(Rgyalrongic)。关于嘉绒语支内部划分,参见 Sun(2000)、Jacques(2004)、Lai et al. (2020)。

及其跨语言研究的价值。本文语料来自于笔者调查，由白湾话母语者泽让八尔登先生提供。

2　关于关系句

关系句(relative clause)，也叫关系从句或关系子句。本文所探讨的关系句仅限于符合 Dixon 标准关系句结构(canonical relative construction)定义的句子，不包括非限定关系句(non restrictive relative clause)和关联关系句(correlative clause)。Dixon(2010:314) 提出了 4 条判断标准关系句结构的标准，具体为:1)包含一个主句和一个关系从句;2)主句和关系句有一个共同论元(即“中心语”，[2]在文中由下标 i 表示)，它可以同时出现在主句和关系从句中，或是出现在二者之一，或是不出现;3)关系句，作为修饰主句中共有论元的语法成分，从语义上限定共同论元的指称范围;4)关系句的基本结构是一个子句，包含谓语及其核心论元。

依据 Dixon 的定义，我们将白湾话的关系句同补语句进行区分。这两类从句在白湾话中的构造非常相似。如例(1)a、例(1)b 中方括号内的从句均是基于部分限定的名物化小句(参见后文第 3 节)，但是例(1)b 不能被看作是关系句，因为名词中心语 wo-scók 并非从句论元，故只能看作补语句。

(1)a 宾语关系化

[kəscâ=j　kə　ɕê=no　$__i$　na-ka-rkɐ̂s]

前=LOC　PR　树=朝下　Ø　PFV-NMLZ:GENR-刻$_{II}$

wo-scók$_i$　na-ka-kpâr=ksən　nǒ-ŋɐs.

3SG. POSS-字　PFV-NMLZ:GENR-印$_{II}$=样子　IFR-是$_{I}$

(那些字)就是从前人们刻在树上的字，像人们印刷的(字)那样。《墨尔多朝山》

b 补语句

somo-tá-ro　tə　[kəscâ=j　rɟanâk　goŋmâ　ɲo　kə

梭磨-POSS. INDEF-头人　DEF　前=LOC　汉　皇帝　PL　ERG

ta-ró　rɐ-ka-tiɛ̂]　wo-scók

POSS. INDEF-头人　PFV-NMLZ:GENR-放$_{II}$　3SG. POSS-字

na-kə-ndô-s　nǒ-ŋɐs.

IPFV-NMLZ-存在$_{II}$-PST　IFR-是$_{I}$

梭磨土司拥有以前汉地皇帝册立土司的文书。《苏永和》

通过梳理，我们认为白湾话的关系句能反映出藏缅语关系句共性，如关系句依赖名物化结构(DeLancey 2002，Genetti et al. 2008)、偏好空缺策略(gap strategy) (Sun 和 Lin 2007，Lai 2017: 614－615)，等等。此外，白湾话与四土嘉绒语方言的关系句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即拥有多种关系化结构(relativizing construction)，并且中心语的位置灵活，可以省略、前置、后置、内嵌。值得注意的是，白湾话不同的关系句结构、中心语的位置和被关系化的论元三者之间是相互关联的。本文仅讨论白湾话动词核心论

[2] Dixon 定义中的“共同论元”(common argument)可视作是关系句中心语(head noun) 的同义词。Dixon (2000: 317) 交代了“共同论元”(common argument)这一术语优于“中心语”的理由，即“中心语”这一术语由于使用在太多不同场合，故存在一定或含糊或矛盾之处(原文:The term ‘head’ is used in linguistics in a variety of different senses which, taken together, can be confusing and contradictory)。本文在引用 Dixon 对关系句的定义时，保留其原文“共同论元”。而正如 Dixon 所说，在关系句研究中“中心语”这一术语使用非常频繁，故本文在后续讨论中继续沿用“中心语”这一术语。

元的关系化。

3　白湾话的关系句结构

话的关系句结构有非限定关系句、部分限定关系句、非名物化限定关系句 3 种。这 3 种关系句结构反映出小句不同名物化和限定程度，在形态上，主要体现为与不同屈折范畴的兼容性，如表 1 所示。

表 1　白湾话的关系句结构与形态句法表现

	名物化前缀	趋向前缀	词干交替	人称标示	从属前缀
非限定（Non-Finite）	S/A kə-；P ka-	×	×	×	√
部分限定（Semi-Finite）	kə-（ka-）	√	√	√	×
完全限定（Finite）	∅	√	√	√	×

3.1　非限定关系句(NF)

非限定关系句基于动词参与者名物化结构，这在藏缅语中非常常见(Doornenbal 2008；Watters 2008)。和其他嘉绒语一样(孙天心 2006；Jacques 2016)，白湾话的动词参与者名物化也加前缀：

kə-：主语 S/A (PTCP：S/A)

ka-：宾语 P(PTCP：P)

sa-：周边参与者(oblique argument)

附加动词参与者名物化前缀的动词处于一种非限定形式，排除动词屈折形态范畴——时体态示证、人称标示以及反映时态和人称的动词词干交替[3]都不能出现。[4] 相反，它与从属前缀的兼容性则体现了其名物化性质。例如：

(2)a. kaliɛ́　kə-nə-ɟúp
　　兔子　PTCP：S/A-AUTOBEN-睡觉
　　睡觉的兔子(主语 S 名物化)《龟兔赛跑》

b. ŋa-pâ　wo-kə-nəmɕí　ɲo
　　1SG. POSS-父亲　3SG. POSS-PTCP：S/A-认识　PL
　　认识我爸爸的人们(主语 A 名物化)《我爸爸的葬礼》

c. ŋa-pâ　wo-ka-nəmɕí
　　1SG. POSS-父亲　3SG. POSS-PTCP：P-认识
　　我爸爸认识的人(宾语 P 名物化)《我爸爸的葬礼》

在例(2)b、例(2)c 中，动词的名物化形式均带有第三人称从属前缀 wo-，其功能是呼应动词的论元。在例(2)b 中，出现在主语(A)源动名词上的从属前缀 wo-，实则呼应的是及物动词的宾语(P)：ŋa-pâ“我爸爸”。相反，在例(2)c 中，出现在宾语(P)源动名词上的从属前缀 wo-，呼应的则是动词的主语(A)：ŋa-pâ“我爸爸”。

---

〔3〕 白湾话具有复杂的词干交替系统，通常情况下，动词词干 I 和词干 II 之间的交替反映的是过去与非过去的对立。部分动词具有词干 I’和词干 II’，出现在特定人称形式中。详情参考 Zhang(2018)。

〔4〕 部分动词参与者名物化也会引起词干的元音、声调变化。这种变化同连接形(bound state)一样，属于构词层面的词干变化，要与标记时体态示证的词干交替区分开。详情参考 Zhang(2020：235－245)。

参与者名物化也可视为反映词汇名物化和子句名物化的中间状态。[5] 一方面，被名物化的动词形式，显示出类名词的外部句法，它们可以被限定名词的成分修饰，如定指标记 tə 和复数标记 ɲo。另一方面，白湾话动词参与者名物化结构的内部句法介于小句与名词之间。与北部嘉绒语相比，它在多数情况下，显示出更强的词汇名物化倾向。首先，与动名词（action nominal）（参考 Koptjevskaja-Tamm 1993）结构类似，动词参与者名物化中允许动词的论元的出现。其次，及物动词主语（A）丢失在独立句中的作格标记，如在例(2)c 中，第三人称主语（A）ŋa-pâ“我爸爸”后面并没有作格标记 kə 出现。并且，及物动词的论元关系则是以从属前缀的形式反映在动词上。此外，主语（A）源动名词也可以不带呼应宾语（P）的从属前缀。在这种情况下，它常常与前面动词的不及物主语 S 或及物宾语 P 论元组成一个韵律单位（prosodic unity），遵守固定声调重音模式，且前面的 S/P 论元可以以其连接形（bound state）[6]出现，显示出一定的复合构词（compounding）迹象。这一点在高平调词干（σσ́）中表现尤为明显。主语（A）源动名词，与前面的 S/P 论元构成倒数第二音节重音模式（σσσ́σ），例如 kəɟɐk-ká-lɐk“放羊的人”（由宾语 kəɟók“绵羊”的连接形和主语 A 源动名词 kə-lɐ́k“放牧的人”构成）。[7]

3.2　部分限定关系句（SF）

部分限定关系句建立在小句名物化[8]的基础之上。被名物化小句中动词上带有小句名物化前缀 kə-，或其变体形式 ka-。值得注意的是，带 kə-/ka-前缀的小句名物化，不仅仅用于关系句结构中，也是构成补语句的重要手段之一，如例(1)b。与动词参与者名物化不同的是，带小句名物化前缀 kə-的动词处于部分限定状态。该形式与从属前缀不兼容，并且允许大部分动词屈折形态范畴（如时体标记、人称标示以及词干交替）出现（参见表 1）。

(3) wo-pú　tə　kə　[wo-mô　kə　wo-tʂí=j
3SG. POSS-孩子　DEF　ERG　3SG. POSS-母亲　ERG　3SG. POSS-面前-LOC
tə-mɲók$_i$　rɐ-kə-tiê-u]　tə　wo-kə-námnam　tɕɐnə…
POSS. INDEF-馍馍　PFV-NMLZ-放$_{II}$-3SG　DEF　PFV-NMLZ-闻$_{II}$　CONJ
孩子嗅了嗅他妈妈放在他面前的馍馍…《鼹鼠》

例(3)中方括号内的关系句建立在小句名物化的基础之上。其中，带名物化标记的动词形式 rɐ-kə-tiê-u 中出现了标示完整体的趋向前缀 rɐ-，标示人称的人称后缀-u，并且使用了反映过去时的词干 II：tiê。这一形式与其对应的完全限定形式 rɐ-tiê-u 的唯一区别是动词是否带小句名物化前缀 kə-。

同样，被名物化的小句显示出类名词的外部句法，例(3)中的名物化小句紧跟着定指标记 tə。与非限定关系句不同的是，该小句内部依旧保留了子句结构（clause-like internal syntax）。可以看出，例(3)名物化小句中的主语（A）：wo-mô“他妈妈”，其后面出现了作格标记 kə，及物动词的核心论元也都出现

---

〔5〕 Genetti (2011：187)也提及了四土嘉绒语卓克基话动词参与者名物化的类似情况 。

〔6〕 Jacques (2012：1214)指出连接形（bound state）是出现在复合词中非末尾构成成分的特殊形式。白湾话中连接形主要由元音交替构成（i，u →ə，e，o →ɐ，iɛ→ a，参考 Zhang 2020：142－143），如 ta-wô“头”＋ ta-rɲê“毛”→ ta-wɐ-rɲê“头发”。

〔7〕 关于嘉绒语组语言的声调系统的详细讨论，参见 Gong (2018：74－98)、Lin(2012)、Sun(2008) 、Zhang (2020：80－113)。

〔8〕 同其他嘉绒语一样，白湾话的名物化系统不仅限于文中提到的动词参与者名物化和小句名物化。在后文例句中还将出现由位移动词引起的目的名物化（supine nominalization），标注为 nmlz：sup。关于嘉绒语的名物化构造，可参见 Sun(2005)、Sun 和 Lin(2007)、Zhang(2020：222－259)。

了，动词本身也保留了大部分屈折形态变化。

需要注意的是，作为小句名物化前缀 kə-的变体形式的 ka-，尽管常常出现在宾语(P)关系化中，我们应将其与动词参与者(P)名物化前缀 ka-(PTCP：P)严格区分。小句名物化前缀 ka-主要出现在涉及无人称的及物动词主语(A)的情况。从历时角度看，ka-前缀可以进一步分解为小句名物化前缀 kə-和无人称前缀 o-的凝结形式。[9]

下面例(4)中，方括号内的小句的名物化是由 ka-的加缀来完成的。可以看出其外部句法和内部句法均与由 kə-名物化的小句相似，唯一的不同点则是动词上加了 ka-前缀。由于标记了无人称主语(A)，人称后缀不能出现。

(4) səŋgɐ̂　rɐnə　[ta-rwák　kə-viɛ̂　ɲo　kə
狮子　TOP　POSS. INDEF-狩猎　PTCP：S/A-做　PL　ERG
ta-lɐ́k$_i$　rɐ-ka-tiɛ̂]　wo-ŋgu＝nô
POSS. INDEF-套索　PFV-NMLZ：GENR-放$_{II}$　3SG. POSS-里＝朝下
na-kə́-thar　tɕɐnə…
PFV 朝下-NMLZ-去$_{II}$　CONJ
狮子走进了猎人们放置的套索陷阱里…《狮子和报恩的老鼠》

3.3　非名物化限定关系句 (F)

嘉绒语白湾话还存在一种限定关系句。在这种关系句中，动词本身不带任何名物化标记，类似一个限定的句子。在例(5) 中，方括号内的小句动词不带任何名物化标记，结构与独立句相似。[10] 然而，这种句子依旧显示出类名词的外部句法。例(5)中，紧跟在限定关系小句后的是通常跟在名词后的关系词(relator noun)wo-psô“与……一起”。在其他情况下，这类小句还可以被定指标记 tə 修饰。

(5) tə-mbə́m　tə　[jinó　_i　rɐ-tsə̂m-j]
POSS. INDEF-尸体　DEF　1PL　Ø　PFV：朝上-带$_{II}$-1PL
wo-psô　tɕɐ　kojdî　mərə　kəmŋâj　ná-ndɐ-ɲ.
3SG. POSS-起　LOC　四　或者　五　SENS-存在$_I$-3PL
尸体呢，和我们带上来一起的有四、五具。《我爸爸的葬礼》

非名物化完全限定关系句在白湾话中分布很受局限，只出现于特定论元的关系化中，就核心论元而言，仅见于宾语(P)的关系化。

4　白湾话关系句中心语的位置

白湾话关系句中心语的位置比较灵活，既可以位于关系句外，也可以内嵌于关系句内。当中心语位于关系句外时，通常出现在关系句后，少数情况也可以出现在关系句前。

4.1　无核关系句

无核关系句，也称自由关系句(free relative)，指中心语在关系从句及主句中均未出现(Andrews

[9] 这一凝结形式中的元音 a 可能与与白湾话 *ŋa＞*a＞o 的音变有关。四土嘉绒语卓克基话和脚木足话中均存在 ŋa-无人称前缀(Sun 2005；Prins 2016：520－527)。

[10] 限定关系句仍存在形态句法的限制，如不能出现情态和示证标记。

2007)。Genetti et al. (2008) 指出无核关系句类型普遍存在于汉藏系语言。嘉绒语白湾话关系句中心语的省略普遍存在于非限定关系句(NF)、部分限定关系句(SF)、非名物化限定关系句(F)。由于中心语后置和内嵌式关系句同时存在于白湾话关系化系统,被省略的中心语可以被恢复在这两个位置。例如:

(6)a. mátɕɐ　[_i　ta-rwák　kə-viê]　_i　rə
LOC. DIS　Ø　POSS. INDEF-狩猎　PTCP:S/A-做　Ø　一
kə-ví　nǒ-ŋɐs
NMLZ-出现$_{II}$　IFR-是$_{I}$
那时出现了一个打猎的人。《公牛、狮子和猎人》

b. təwám　kə　[_i　nə-kə́-ɕi]　_i　tə　ma-ndziê-u.
熊　ERG　Ø　PFV-NMLZ-死$_{II}$　Ø　DEF　NEG-吃$_{I}$-3SG
熊不吃死了的人。《两个朋友与熊》

4.2　中心语后置式关系句

中心语后置式关系句存在于非限定(NF)和部分限定(SF)关系句中,与前者搭配尤其频繁。值得注意的是,当中心语处于这种位置的时候,通常被附加上从属前缀,见例(7)b,以此来连接中心语和在它之前的关系句。这一点和修饰普通名词的例(7)a是一样的。

(7)a. tə-ktɕə́m　wo-rmî
POSS. INDEF-麦秆　3SG. POSS-人
稻草人《麦穗、蛤蟆和青蛙》

b. [_i　ta-krɐt-kə́-tɕop]　wo-rmî$_{i}$
Ø　POSS. INDEF-碳-PTCP: S/A-烧　3SG. POSS-人
烧炭的人《烧炭人和漂布人》

Sun 和 Lin (2007) 指出,使用单数第三人称从属前缀作为关系句与其中心语之间的形态连接似乎只存在四土话中,而未见于北部嘉绒语中。这种形态连接在卓克基话中是不可或缺的(Sun 和 Lin 2007),然而在白湾话中[11]则非如此。一方面,在白湾话中这种形态连接并非必不可少的。如在例(8)中,中心语 spjaŋkə̂"狼"本身不带不定从属前缀[12] tə-/ta-,故当其作为出现在关系句后的中心语时,从属前缀的出现并非是必不可少的。另一方面,这种形式上的连接在白湾话中并非仅限于单数第三人称从属前缀 wo-;使用不定从属前缀 tə-来连接关系句和中心语的情况也是存在的,如例(9)所示。在连接关系句和其后置中心语时,从属前缀 wo-和 tə-的分布尚待继续考察。[13]

(8)[kə-lɐ́k　kə　_i　rɐ-kə-ɕpût]　(wo-)spjaŋkə̂$_{i}$
PTCP:S/A-放牧　ERG　Ø　PFV-NMLZ-喂养$_{II}$　(3SG. POSS-)狼

〔11〕 我们在脚木足话参考语法(Prins 2016) 中也找到了与白湾话类似的情况。

〔12〕 嘉绒语名词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在其不定所有形式中带有 tə-/ta-不定从属前缀 (indefinite possesive prefix),如文中出现的 tə-rmî"人",这一前缀在其从属格形式中,可由反映人称的从属前缀代替(personal possessive prefix)。另一类则不带不定从属前缀,如 spjaŋkə̂"狼"。关于嘉绒语名词的从属形态,参见 Jacques (2021: 107—141)、Zhang (2020: 27—28)等。

〔13〕 从属前缀的分布极有可能体现意义上的差别。以例(7)b 和例(9)为例,使用 wo-前缀时表示的是专门从事某事的人,而例(9)中,使用 tə-前缀,开门的人并非专门从事开门的人。

牧羊人喂养的狼《牧羊人和他养大的狼》

(9) roŋsâ　[_$_i$　kə́m　kə-tû]　tə-rmî$_i$　rə　laktɕhâ
又　Ø　门　PTCP:S/A-开　POSS. INDEF-人　一　东西
kə-ró　kə-ví　nǒ-ŋʁs.
NMLZ:SUP-取　NMLZ-来$_{II}$,　IFR-是$_I$
又出现了一个开门的人来取东西。《田鼠和家鼠》

4.3　中心语内嵌和中心语前置式关系句

中心语内嵌和中心语前置式关系句与前述的中心语后置式关系句不同,中心语内嵌式关系句主要存在于部分限定(SF)和非名物化限定(F)关系句中。

一些藏缅语学者(Mazaudon 1978) 提及可能存在由于 SOV 语序引起的中心语内嵌式关系句和中心语前置式关系句的歧义结构。这类歧义不仅在白湾话中存在,也存在于其他嘉绒语组语言(Lai 2017: 621－623)。尽管如此,这两类关系句仍然可以区分开来。如在例(10)a 中,地点状语出现在句首,说明中心语 kəɟók“绵羊”位于关系句内部。而在例(10)b 中,中心语 tə-mɲók “馍馍”前出现了及物动词 ka-tâ “放”的主语(A)wo-mô “他妈妈”,并且带有作格标记 kə。这同样也说明了中心语位于关系句内。

(10) a. [spjaŋkə̂　wo-khiɛ̂=j　kəɟók$_i$　kə-ndó]　tə
狼　3SG. POSS-嘴=LOC　绵羊　NMLZ-存在$_{II}$,　DEF
nə-kə-səjô-u　nǒ-ŋʁs
PFV-NMLZ-抢$_{II}$-3SG　IFR-是$_I$
它(狮子)抢了狼嘴里叼着的羊。《狼和狮子》

b. wo-pú　tə　kə　[wo-mô　kə　wo-tʂí=j
3SG. POSS-孩子　DEF　ERG　3SG. POSS-母亲　ERG　3SG. POSS-面前=LOC
tə-mɲók$_i$　rʁ-kə-tiɛ̂-u]　tə　wo-kə-námnam　tɕʁnə
POSS. INDEF-馍馍　PFV-NMLZ-放$_{II}$-3SG　DEF　PFV-NMLZ-闻$_{II}$　CONJ
孩子嗅了嗅他妈妈放在他面前的馍馍……《鼹鼠》

如 Mazaudon(1978) 所言,当被关系化的成分是不及物动词的主语(S)或是及物动词的宾语(P)时,若它们之前没有别的成分出现(如例(10)a 中的地点状语,以及例(10)b 中的及物动词主语 A),关系句可能存在歧义。例(11)中被关系化的对象是不及物动词 kə-ɕî“死” 的主语(S) lawí“驴子”,由于中心语位于句首,我们无法确定它位于关系句内(解读 1),还是位于关系句前(解读 2)。

(11) a. [lawí$_i$　nə-kə́-ɕi]　wo-pkór　tə　na-kə́-bʑa-u　tɕʁnə
驴子　PFV-NMLZ-死$_{II}$　3SG. POSS-背的东西　DEF　PFV-NMLZ-拿$_{II}$-3SG　CONJ
他拿下了死去的驴子背的东西(解读 1:中心语内嵌)。《马和驴子》

b. lawí$_i$　[_$_i$　nə-kə́-ɕi]　wo-pkór　tə　na-kə́-bʑa-u　tɕʁnə
驴子　Ø　PFV-NMLZ-死$_{II}$　3SG. POSS-背的东西　DEF　PFV-NMLZ-拿$_{II}$-3SG　CONJ
他拿下了死去的驴子背的东西(解读 1:中心语前置)。《马和驴子》

然而,如果被关系化的对象是及物动词的主语(A),且该中心语前没有诸如状语等成分的存在,则应将其处理为中心语前置式关系句。如在例(12) 中,中心语 ta-pú“小孩”应分析成在关系句外。如果

它被内嵌在关系句内，我们则期待其后有作格标记 kə 的存在。[14]

(12) kəscâ＝j　tɕɐ　ta-pú$_i$　[_$_i$　kəɟɐk-ká-lɐk]　rə
从前＝LOC　LOC　POSS. INDEF-小孩　Ø　绵羊-PTCP：S/A-放牧　一
na-kə-ndô-s　nǒ-ŋɐs.
IPFV. PST-NMLZ-存在$_{II}$-PST　IFR-是
从前有一个放羊的小孩。《狼来了》

5　白湾话动词核心论元的关系化

白湾话动词核心论元有及物动词主语(A)、宾语(P)、不及物动词主语(S)。

5.1　主语(A)关系化

白湾话及物动词主语(A) 的关系化只能通过基于动词参与者名物化的非限定形式来实现，如前文的例(2)b、例(7)b、例(9)等，以中心语省略和后置式关系句居多。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主语(A)的关系化中有一特殊小类，即被关系化是无人称主语(Generic A)，并且内嵌于关系句中。如例(13)所示，中心语 tə-rmî ɲo "人们"只能被分析为嵌于关系句内部，因为其后紧跟的作格标记只能是由名物化小句内的及物动词 ka-kî"买"引起的，而不可能是位于主句末的否定存在系词 kə-mé "不存在"(例句中为其词干 I)引起。

(13) kəɟɐk-rɲê　wo-ŋgú＝j　ta-ɕí　ɲo　kə-ndo＝ksə̂n
羊-毛　3SG. POSS-里＝LOC　POSS. INDEF-血　PL　NMLZ-存在＝样子
wo-ndʐî　ɲo　kə-ndo＝ksə̂n　ɲo　tə　nə
3SG. POSS-皮　PL　NMLZ-存在＝样子　PL　DEF　TOP
[tə-rmî　ɲo$_i$　kə　kəɟɐk-smɐ̂k　kə-kî]　mɐ́-ɲ
POSS. INDEF-人　PL　ERG　羊-毛　PTCP：S/A-买　不存在$_I$-3PL
羊毛中有血那样的，连着皮那样的，不会有买羊毛的人。《剪羊毛的老太婆》

5.2　宾语(P)关系化

白湾话中宾语(P)关系化涉及的情况最为复杂。首先，宾语(P)的关系化可以由第 3 节中所列的 3 种关系句构造构成，即非限定(NF)、部分限定(SF)、非名物化完全限定(F)关系句。这 3 种结构的分布受句法和语义等多种因素制约，类似情况也存在于嘉绒语卓克基话(Sun 和 Lin 2007)和草登话(孙天心 2006) 中。

当涉及到宾语(P)的关系化，这 3 种关系句构造的分布至少受实然与非实然、动词的有界性 (telicity)、语义层面泛陈与具体事件的对立 3 种因素制约。

(14) a. [ŋá　_$_i$　ŋə-ka-siɛ́t　(* na-kə-siɛ̂t-ŋ)]　wo-spâ
1SG　Ø　1SG. POSS-PTCP：P-杀　PFV-NMLZ-杀$_{II}$-1SG　3SG. POSS-材料

[14] 尽管在前文我们曾谈到动词参与者名物化形式中作格标记的普遍消失，如例(2)c。但是在后文将提到的主语(A) 关系化的一个特殊小类中，内嵌的中心语主语(A)后有明确的作格标记(例 13)。因有此对照，将例(13)处理为中心语前置是比较稳妥的做法。

tə̀wám$_i$　tə　nə-phô-s
熊　DEF　PFV-逃跑$_{II}$-PST
我要杀死的熊逃走了。(引导式提问)

b. [<liujian>　kə　tə̀wám$_i$　na-kə-siɛ̂t　(*wo-ka-siɛ́t)]　tə
刘建　ERG　熊　PFV-NMLZ-杀$_{II}$　3SG.POSS-PTCP:P-杀　DEF
pərɟɐ-ró　ná-thɐ
一百-多　SENS-重$_I$
刘建杀死的熊重一百多(斤)。(引导式提问)

c. [kəscâ=j　mimâŋ　kə　rɟalpɛ̂$_i$　na-ka-siɛ̂t　(*ɲi-ka-siɛ́t)]
从前=LOC　老百姓　ERG　土司　PFV-NMLZ:GENR-杀$_{II}$　3PL.POSS-PTCP:P-杀
tə　sanam-phə́ntshok　no-və́rme
DEF　索南-彭措　IFR-名叫$_I$
从前被老百姓杀死的土司名叫三郎彭措。(引导式提问)

在例(14)a 中,宾语(P)的关系化依赖于动词参与者名物化构造(参见 3.1),这一构造是不体现时体的非限定形式,与例句中非实然的情境关联。换成依赖小句名物化的部分限定结构,则不合法。反之,例(14)b、例(14)c 涉及的则是一个实然的完整体情境,而宾语的关系化也是建立在部分限定的小句名物化,时体标记都出现在动词上。此时换成非限定结构则不合语法。

例(15) 是关于无界动词(atelic verb)ka-ptɕɛ̂ 宾语(P)的关系化。例(15)a 和例(15)b 依赖小句名物化,涉及实然情境,其中动词带时体标记,能体现完成和非完成情境的区别。而例(15)c 采用的是非限定结构,涉及非实然情境,允许两种可能的解读:它可以表达泛陈事实,[15]即我惯常使用的枪,也可以指说话人打算要用的枪。

(15)a. tə́tə　phəntshôk　pəɕɛ̂r　ta-rwák　kə-viɛ̂-u　tɕɐ
DEM.PRO　彭措　昨天　POSS.INDEF-狩猎　NMLZ-做-3SG　LOC
[_$_i$　na-kə́-ptɕɐ-u]　ɕamdú$_i$　tə　ŋɛ̂s.
Ø　PFV-NMLZ-使用$_{II}$-3SG　枪　DEF　是$_I$.FAC
这个是彭措昨天打猎的时候用过的枪。(引导式提问)

b. [ŋá　pí　ɕamdú$_i$　kə-ptɕɛ̂-ŋ]　tə　ŋá=j　do　nəɟə̂=j　miák.
1SG　现在　枪　NMLZ-使用$_I$-1SG　DEF　1SG=LOC　PART　2SG=LOC　不是$_{I'}$.FAC
我现在正在使用的枪是我的,不是你的。(引导式提问)

c. [ŋá　_$_i$　ŋə-ka-ptɕɛ̂]　ɕamdú$_i$　tə　kətɕɛ́　nə-tiɛ̂-ŋ
1SG　Ø　1SG.POSS-PTCP:P-使用　枪　DEF　哪里　PFV-放$_{II}$-1SG
ze　ma-ná-mətɐ-ŋ.
PART　NEG-SENS-看见$_{II}$-1SG
我(惯常)用的枪放在哪里了,我没有找到。(引导式提问)

5.3　主语(S)关系化

和主语(A)的关系化不同的是,主语(S)的关系化既可以采用依靠动词参与者名物化的非限定形

[15] Sun 和 Lin(2007)认为这种情况下关系句描述的是一种恒事件(gnomic event)。

式，也可以采用依靠小句名物化的部分限定形式。其中，这两类关系句的分布同宾语(P)的关系化一样，要受到实然与非实然，及语义泛陈与具体事件多重因素的制约。例如：

(16)a.[tə́　　ɕɐkhiɛ̂　wo-ŋgú=j　　tə-rmî$_i$　　kə-bʑê]
DEM.PRO　森林　3SG.POSS-里=LOC　POSS.INDEF-人　PTCP:S/A-来〔16〕
kə-mɐ́-ɲ　　kə…
NMLZ-不存在$_{I}$-3PL　CONJ:原因
因为这个森林里面没有人来……《烧炭人和漂布人》

b.[χá-və　$__i$　rɐ-kə́-vi]　　[$__i$　spjaŋkâ
DIS-下　∅　PFV:朝上-NMLZ-来$_{II}$,　∅　狼
wo-kə-tóp　　rɐ-kə́-vi]　　ɲo　rɐnə　kəʑé　tə
3SG.POSS-NMLZ:SUP-打　PFV:朝上-NMLZ-来$_{II}$,　PL　TOP　全部　DEF
ɲa-ró　　rɐ-kə-sə́-ndzɐr　　nǒ-ŋɐs.
3PL.POSS-胸　PFV-NMLZ-CAUS-生气$_{II}$　IFR-是$_{I}$
从下面上来打狼的人们，(男孩)把他们全部惹生气了。《狼来了》

6　白湾话关系句的类型学意义

表2总结嘉绒语白湾话中基于不同名物化构造的关系句，中心语可能出现的位置及被关系化的论元三者之间的关联。

表2　白湾话核心论元关系化

被关系化的核心论元	非限定关系句(NF)		部分限定关系句(SF)	限定关系句(F)
	主语(S/A)	宾语(P)		
主语(A)	无核、后置、前置、内嵌			
主语(S)	无核、后置、前置(内嵌)		内嵌、无核、后置	
宾语(P)		无核、后置	内嵌、无核、后置	内嵌、无核

由表2，我们可以总结出白湾话核心论元的关系化存在如下趋势：

第一，无核关系句可见于三种关系句构造，其中最常见于基于动词参与者名物化的非限定关系句(NF)。这一点是符合汉藏系语言关系句结构特征的(Genetti et al. 2008)。

第二，动词参与者名物化是关系句主要的结构。这一特征在藏缅语中非常普遍(Doornenbal 2008，Watters 2008)。它在白湾话中，这一结构多与后置中心语搭配。这也符合Lehmann(1986)的结论，即关系句的名物化程度与其位置相关联，其中中心语后置式关系句显示出较高的名物化程度。

第三，内嵌式关系句多与基于小句名物化的部分限定(SF)，以及非名物化完全限定(F)形式搭配。这一点也许可以归因为部分限定关系句和完全限定关系句所展现出的类小句的内部句法。此外，中心语内嵌式关系句多见于主语(S)和宾语(P)的关系化，呈现作-通格(ergative-absolutive)格局。这在类型学上符合Munro (1976:187－218)(转引自Dixon 2010:333)的发现，中心语内嵌式关系句多见于非

〔16〕 主语(S)名物化和小句名物化，当涉及到不及物动词单数第三人称一般非过去时，存在一定歧义。因为这种情况下，部分限定的小句名物化，由于动词本身不带趋向前缀、人称后缀，采用词干I/I'，形态上与主语名物化没有区别。例(16)a中的kə-bʑê也可以理解分析成带小句名物化kə-部分限定形式，即NMLZ-来$_{I}$.FAC。关于白湾话时体态示证标记，参见Zhang(2020:258)。

主语(S/A) 的关系化。值得注意的是,中心语内嵌式的主语(A)关系句在白湾话是存在的(参考例13),但这不能看作是 Munro(1976) 的例外。这种关系句在白湾话中,应被看成是标记无人称主语(Generic A) 的特殊类型。

第四,Dixon(2010:331)指出中心语内嵌式关系句可能存在的歧义。比如,在 Wappo(Yukian,California) 语中,中心语内嵌式关系句就存在主语(A)和宾语(P)的理解歧义。例(17)似乎允许两种解读,其中,例(17)a 是主语(A)的关系化,而例(17)b 则是宾语(P)的关系化(Dixon 2010:331,转引自 Li 和 Tompson 1976):

(17)a. [Ø　[[ce　k'ew]$_A$　ʔew$_O$　t'ohtih]^{RC}]$_A$　ʔi$_O$　pehkhiʔ
that. man　that　man　fish　catch　me　look at
The man who was catching a fish was looking at me.(那个正在抓鱼的人看着我)

b. [Ø　[[ce　k'ew]$_A$　ʔew$_O$　t'ohtih]^{RC}]$_A$　ʔi$_O$　pehkhiʔ
fish　that　man　fish　catch　me　look at
The fish that the man was catching was looking at me.(那个人正抓着的鱼看着我)

例句(18)中半限定名物化构造的小句在白湾话中也是歧义句,但这个歧义主要存在于补语句例(18)a 和关系句例(18)b 和之间。如果例(18)被处理成关系句,那么 Dixon 提到的主语(A)和宾语(P)关系化的歧义则是不存在的。这是由于在白湾话中,部分限定关系句多用于主语(S)和宾语(P)的关系化,依旧呈现的是作-通格(ergative-absolutive)格局。而在其他使用非限定关系句构造的句子中,关于主语(A) 和宾语(P)关系化的歧义,可由标记不同语法功能的名物化前缀 kə-(S/A)和 ka-(P)来消除。

(18)a. [khadé　kə　khartshas-rɟarî　rɐ-kə-ndʐ̩ɐ̂-u]　tə
乌鸦　ERG　鹿-肉　PFV-NMLZ-拿$_{II}$-3SG　DEF
na-kə-mətɐ̂-u　nə-ɕó-ŋɐs
PFV-NMLZ-看见$_{II}$-3SG　PFV-TRANSL. IFR-是$_I$
狐狸看见乌鸦叼着鹿肉(解读 1:动词补语句)。《乌鸦和狐狸》

b. [khadé　kə　khartshas-rɟarî　rɐ-kə-ndʐ̩ɐ̂-u]　tə
乌鸦　ERG　鹿-肉　PFV-NMLZ-拿$_{II}$-3SG　DEF
na-kə-mətɐ̂-u　nə-ɕó-ŋɐs
PFV-NMLZ-看见$_{II}$-3SG　PFV-TRANSL. IFR-是$_I$
狐狸看见了乌鸦叼着的鹿肉(解读 2:宾语 (P) 关系化)。《乌鸦和狐狸》

c. [khadé　kə　khartshas-rɟarî　rɐ-kə-ndʐ̩ɐ̂-u]　tə
乌鸦　ERG　鹿-肉　PFV-NMLZ-拿$_{II}$-3SG　DEF
na-kə-mətɐ̂-u　nə-ɕó-ŋɐs
PFV-NMLZ-看见$_{II}$-3SG　PFV-TRANSL. IFR-是$_I$
狐狸看见了叼着鹿肉的乌鸦(*/? 解读 3:主语 (A) 关系化)。《乌鸦和狐狸》

第五,白湾话关系化系统是由两种不同格局的关系化构造交织产生的。基于动词参与者名物化的非限定关系句呈现的主-宾格(nominative-accusative)格局,呈现的是主语(S/A)与宾语(P)的对立。而基于小句名物化的部分限定关系句则呈现是的是作-通格(ergative-absolutive)格局,体现出主语(A)与主语(S)/宾语(P)的对立。

7　结论

本文从关系化结构、中心语位置、被关系化论元三个方面描写四土嘉绒语白湾话的关系句。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类型的关系句的分布并非是任意的，而是这三方面互相关联的结果。核心论元关系化呼应了关系句类型学上的一些共性(Munro 1976，Lehmann 1986)。

尽管基于小句名物化的关系句在藏缅语中并不罕见(Noonan 1997，Post 2011)，但这一现象在嘉绒语中发展不平衡。四土嘉绒语卓克基话基于小句名物化的部分限定关系句可用于任何论元的关系化(Sun 和 Lin 2007)。这种关系句结构也存在于四土嘉绒语脚木足话(Prins 2016：617－626)，但是 Prins 并未明确指出部分限定关系句在脚木足话中的具体分布。在北部嘉绒语草登话(孙天心 2006)和茶堡话(向柏霖 2008：326－336，Jacques 2016)中，这种关系句结构似乎是缺失的。

另一值得注意的区域性特征则是复杂的宾语关系化。除白湾话，这一特征也见于西部嘉绒语组绰斯甲话(Lai 2017：651－652；2018)以及藏语方言中(DeLancey 2002)。Lai(2017：651)推测绰斯甲话复杂的宾语关系化结构极有可能是与藏语接触产生。白湾话复杂的宾语关系化结构是否也与语言接触有关，有待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Andrews, Avery D. 2007. Relative clauses. *Language Typology and Syntactic Description volume II: Complex Constructions*, ed. by Timothy Shopen, 206－23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ixon, R. M. W. 2010. *Basic Linguistic Theory: Volume 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eLancey, Scott. 2002. Relativization and nominalization in Bodic. *Proceedings of the Twenty-Eigh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Special Session on Tibeto-Burman and Southeast Asian Linguistics*: 55－72.

Doornenbal, Marius. 2008. Nominalization in Bantawa.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31.2：67－95.

Genetti, Carol, Alexander R Coupe, Ellen Bartee, Kristine Hildebrandt, & You-Jing Lin. 2008. Syntactic aspects of nominalization in five Tibeto-Burman languages of the Himalayan Area.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31.2：97－143.

Genetti, Carol. 2011. Nominalization in Tibeto-Burman languages of the Himalayan Area: A typological perspective. *Nominalization in Asian languages: Diachronic and Typological Perspectives*, eds. by Foong Ha Yap, Karen Grunow-Hårsta & Janick Wrona, 163－193.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Gong, Xun. 2018. *Le rgyalrong zbu, une langue tibéto-birmane de Chine du Sud-ouest. une étude descriptive, typologique et comparative*. Institut national des langues et civilisations orientales Doctoral Dissertation

Jacques, Guillaume. 2004. *Phonologie et morphologie du japhug (rgyalrong)*. Université Paris VII-Denis Diderot Doctoral Dissertation.

Jacques, Guillaume. 2012. From denominal derivation to incorporation. *Lingua* 122：1207－1231.

Jacques, Guillaume. 2016. Subjects, objects and relativization in Japhug.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44.1: 1－28.

Jacques, Guillaume. 2021. *A Grammar of Japhug*. Berlin: Language Science Press.

Koptjevskaja-Tamm, Maria. 1993. *Nominalizations*. London: Routledge.

Lai, Yunfan. 2017. Grammaire du khroskyabs de Wobzi. Université Sorbonne Nouvelle-Paris 3 Doctoral Dissertation.

Lai, Yunfan. 2018. Relativisation in Wobzi Khroskyab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genitivisation.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41.2: 219－262.

Lai, Yunfan, Guillaume Jacques, Xun Gong, & Jesse Gates. 2020. Tangut as a West Rgyalrongic language. *Folia Lin-*

guistica Historica 41.1：171－203.

Lehmann，Christian. 1986. On the typology of relative clauses. *Linguistics* 24.4：663－680.

Li，Charles，& Thompson Sandra. 1976. Strategy for signaling grammatical relations in Wappo. *Regional Meeting of the Chicago Linguistic Society* 12：450－480.

Lin，You-Jing. 2012. By no means marginal：Privative tone in Zhuokeji Rgyalrong.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3.4：625－662.

Mazaudon，Martine. 1978. La formation des propositions relatives en tibétain.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 linguistique de Paris* 73：401－414.

Munro，Pamela. 1976. *Mojave Syntax*. New York：Garland.

Noonan，Michel. 1997. Versatile nominalization. *Essays on Language Function and Language Type*：*Dedicated to T. Givón*，eds. by Joan. Bybee，J. Haiman & Sandra A. Thompson，373－394. Amsterdam / 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Post，Mark W. 2011. Nominalization-based constructions in Tibeto-Burman languages：Typology and evolution. *Association for Linguistics Typology 9th Biennial Conference*. Hongkong：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ins，Marielle. 2016. *A Grammar of rGyalrong Jiǎomùzú (Kyom-kyo) Dialect*. Leiden：Universiteit Leiden.

Sun，Jackson T.-S. 2000. Parallelism in verb morphology of Sidaba Rgyalrong and Lavrung in Rgyarongic.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1：161－190.

Sun，Jackson T.-S. 2005. Linguistic coding of generic human arguments in rGyalrong languag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1th Himalayan Languages Symposium*.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Bangkok，Thailand.

Sun，Jackson T.-S.（孙天心）. 2006. Caodeng Jiarongyu de guanxiju 草登嘉戎语的关系句［Relative Clauses in Caodeng rGyalrong］.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7.4：905－933.

Sun，Jackson T.-S. 2008. Tonality in caodeng rgyalrong. *Chomolangma*，*Demawend und Kasbek*：*Festschrift für Roland Bielmeier zu Seinem 65 Geburtstag*，eds. by Brigitte Huber，Marianne Volkart & Paul Widmer，257－280. Halle (Saale)：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Tibetan and Buddhist Studies.

Sun，Jackson T.-S.，& You-Jing Lin. 2007. Constructional variation in rGyalrong relativization：How to make a choice? *Pre-conference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Relative Clauses*，205－226. Taipei：Institute of Linguistics，Academia Sinica.

Watters，David. 2008. Nominalization in the Kiranti and Central Himalayish languages of Nepal.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31.2：41－43.

Xiang，Bolin（向柏霖）. 2008. *Jiarongyu Yanjiu* 嘉绒语研究［*Study on the Rgyalrong Language*］. Beijing：Minzu Chubanshe 北京：民族出版社［Beijing：Publishing House of Minority Nationalities］.

Zhang，Shuya. 2018. Stem alternations in the Brag-bar dialect of Situ Rgyalrong.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41.2：294－330.

Zhang，Shuya. 2020. Le rgyalrong situ de Brag-bar et sa contribution à la typologie de l'expression des relations spatiales：l'orientation et le mouvement associé. Paris：Institut national des langues et civilisations orientales Doctoral Dissertation.

作者简介

章舒娅，女，1990 年 9 月生。湖北黄石人，博士，日本学术振兴会与东京外国语大学亚洲与非洲语言文化研究所博士后。研究方向为嘉绒语组语言，汉藏语历史语言学，亲属制度人类学，在 *Folia Linguistica Historica*、*Studies in Language*、*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等刊物发表论文 10 余篇。

Core Argument Relativization in the Brag-bar Dialect of Situ Rgyalrong

Zhang Shuya

Research Institute for Languages and Cultures of Asia and Africa, *Tokyo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Tokyo* 1838534

Abstract Rgyalrong languages a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Sichuan, China. Their complex morpho-syntax can be directly reflected in the relative construction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core argument relativization in the Brag-bar dialect of Situ (East Rgyalrong). Relativizing constructions in this dialect show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nominalization, and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 non-finite nominalized, semi-finite nominalized and finite non-nominalized relative clauses. Relative clauses can be headless, post-nominal, pre-nominal and head-internal. The two parameters correlate in different ways with different arguments relativized. P relativization involves the most complex cases, whereas A relativization encounters more restrictions and shows relatively simpler constructions.

Keywords Brag-bar dialect of Situ Rgyalrong; relativization; nominalization; position of the head noun; core argument; morpho-syntax

2022 年为《语言科学》匿名评审稿件的专家学者

《语言科学》编辑部感谢匿名审稿专家在过去一年里对本刊的支持和帮助，正是依靠大家的共同努力，本刊的学术质量才得以保证，在此对各位专家学者的辛勤劳动，致以诚挚的谢忱和崇高的敬意！

以下是 2022 年为《语言科学》匿名评审稿件的专家学者(按姓氏音序排列)：

(本刊编辑部)